

爷爷和孙子

◆ 王文生

曾是愉快小儿童

我的孙子一出世，就同我和老伴朝夕相处，六载亲和。直至7岁，才回到他父母身边。

作为爷爷，我像当年对待幼儿一样地对待他。

孙子哺乳期间，无论清晨还是深夜，我都主动、欣然地为孙子洗尿布、洗“蛋花汤”。

孙子7个月了，长得人见人爱。当时，我用四个比喻句形象地概括之：手臂像鲜藕，大腿像蹄膀，屁股像南瓜，面孔像红富士。

那年夏天，不满2岁的孙子，除午睡和晚上睡觉“太平”外，其余时间，一分钟都不停歇。他成天都要我这爷爷抱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我右侧颈椎已不能转动，去医院急诊，住院7天，颈椎才有所好转。

孙子3岁时，我和他没老没小。在家里，我们在地板上学蛇爬行，学青蛙蹦跳；我还趴在地板上，给他当马骑。有时，孙子还笑着直呼我的名字，但在外，可是一口一个“爷爷”。

孙子4岁时，我退休了。孙子就和我与老伴住在横沙岛的乡间“别墅”里。

在那儿，我教他唱歌、背唐诗、学汉语拼音；还讲童话故事给他听；和他做各种有趣的游戏。

春天，我带他到田野里去采野花；用网兜在水田里舀小蝌蚪玩；听小溪潺潺的流水声；还带他在自家的桃树林里，追扑着色彩斑斓的蝴蝶。

夏日的白天，爷孙一起在草丛里捉蜻蜓，在树上捕鸣蝉；夜晚，在“别墅”前的大平台上，爷孙靠在舒适的藤制躺椅上，一边说笑，一边倾听小虫唧唧，蛙声阵阵。

后来，孙子上幼儿园了。那年暑假，电视正热播《汉武大帝》，孙子喜欢听其中的主题歌，要我唱给他听。为了满足孙子的心愿，我硬是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，坚持看《汉武大帝》，一遍又一遍地学唱主题歌。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我终于学会唱这首主题歌了。我几乎每天都唱给孙子听，孙子每次都听得陶陶然、欣欣然。

变成痛苦小学童

那年秋天，孙子上幼儿园大班，全托，与他外婆同住，我与孙子见面就少了。

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去亲家看孙子。在他外婆开门之际，孙子听到我那熟悉的呼唤声，一下子丢掉手中的玩具，深情地向我喊道：“爷——爷——”他飞奔过来，张开双臂，扑到了我的怀里……此时此刻，我的鼻子酸酸的，眼睛湿润了……

随后，他外婆无限感慨地向我讲述了一件事：

一天中午，参加学校组织的“亲子活动”后，外婆带他回家。当路过我们爷孙居住过六载的公房时，孙



本版插图 叶雄工作室

子下意识地停下脚步。他抬起头，从底楼往上看，嘴里小声地数着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”，然后喃喃自语，“五楼没有人，爷爷没回来……”他的眼神里，充满了留恋和失落。

孙子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儿子“望子成龙”心切，居然为刚上小学不久的孙子请了家教。而远在横沙岛的我们，一点都不知情。

记得一个隆冬的夜晚，儿子驱车载着我去接孙子。晚上8时30分，孙子从家教老师家蹒跚而出，见了我，只轻声地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便沉默不语了。我见他面容消瘦，目光呆滞，神情黯然，宛如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这使我大吃一惊！当时，我心疼不已。

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！一个年仅7岁的孩子，从早上7时30分上学，到晚上8时30分才回家，在外学习时间长达13个小时之久！不要说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就是成年人，也不堪其负担啊！孙子啊，你的身心怎能承受得了如此巨大的重压？！

“解放”我的小学童

我必须立即拯救孙子！首先，我向儿子讲清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，同时，对儿子“软硬兼施”，我放出话来，“如果继续这样

做，我将带上面包和矿泉水，跟着孙子一起去家教”！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，孙子很快获得了“解放”。他的脸色又渐渐地红润起来，往日的笑容又挂在了脸上。

近年来，在学校老师和其父母的精心培育下，孙子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。

三年级开学不久，孙子来电：“爷爷，今天，全班同学一致选我当小队长。爷爷小时候，是小队长；爸爸小时候，也是小队长；现在，我也是小队长。以后，我的儿子，也要当小队长。这是我们家的遗传！”孙子的一席话，说得我心中乐开了花。

孙子现在已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。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，我与孙子见面的机会少了。但只要见面，孙子脸上一定会露出惊喜，一定会动情地呼喊“爷——爷——”而且，他还会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！只要见面，我就会询问他在校的表现；我还会陪他下象棋、走跳棋；有时，我还带他到公园游玩，使他放松心情，欣赏并融入大自然。

每当我从横沙岛回到市区，除给孙子带去草鸡、草鸭、草鸭蛋外，还会为孙子送去精神食粮——书籍。我要教育他，从小就应懂得怎样做人，学好文化科学知识，将来，为社会作贡献。

祖父祖母都已过耄耋之年，已是“老来伴”、颐养天年的年纪了，却不想近日二老间突然起了一阵风波。原因很简单——祖父的初恋情人从北京回沪访旧了。

这老皇历要翻到70来年前了。当时求学中的祖父曾帮工于同乡在沪经营的店里，青春萌动，遂与雇主之女互生情愫，并谋订终身。奈何此女家中以门户不当为由，横加阻挠，生拆鸳鸯。祖父此后即相识祖母。祖母当年虽贵为千金，倒另施青眼，终于打下了本人父辈诞生的牢固基础。前女睹爱侣旁落，负气远赴北平入清华深造，并许身北大某著名历史学家为妻。此后白云苍狗，各经世事。前些年，那位历史学家去世了，这才有该老太近日返沪探友，追寻那记忆中的似水流年之事。而这其中，与祖父再碰碰头自也是不可或缺的节目。这下弄得祖父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奔九的年纪整日东奔西颠，倒叫祖母好不高兴，拉着几个儿子“控诉”。

某日晚间，海外归来的姨婆做东请满家门吃饭，发现祖父往日不修边幅的银发突然理得整整齐齐，穿惯了的布鞋也换成了锃亮的皮鞋，席间意气风发，满面春风。“最近心情老好的噢”，知道内情的叔叔忍不住戏赚他这个老爹。祖父莞尔。

“现在年纪大，一个人出门也不怕不认路了吧！”婶婶也话中有话地帮腔。祖父笑得低下了头，样子倒真像个情窦初开的孩子。“同乡人叙叙旧而已”，半天他蹦出这么一句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满座早已笑翻，唯请客的姨婆不明就里，还一个劲地对祖父说：“你是该多走动，整天闷在家不好。”

此言一出，席举更笑得前仰后合。祖母不忍，拉着姨婆的手嚷道：“老实和你说了吧，那同乡人就是他的老情人！”那神情哪是耄耋老妇，倒真有点像《红楼梦》中那“俏语谑娇音”的黛玉。祖父听罢，也不做声，只还是笑。

“看妈的脸色不好看，吃醋了。”叔叔很准确的一句点评，却惹来了祖母的反驳，“我吃醋？那女的现在要肯把这老东西领到北京去，我才阿弥陀佛呢！你们不知道，那



◆ 杨宏富

个小腔，老先生都要“记录在案”，以便日后与青年演员探讨。

老先生在家唱戏，平常观众只有两人，就是太太和保姆。两位观众听得时间长了，也由外行变成了票友。现在，太太早已成了沪剧通，一曲《碧落黄泉》中的经典唱段“叫妹妹退了聘书拒了婚……”唱得丝丝入扣，乡音浓浓。而安徽保姆本来从小喜爱黄梅戏，两年多来也喜欢上了软糯的沪剧，有时也能讲出一点沪剧的道理来。

老先生的弟子常去探望先生，一听弟子前来探访，老先生顿时来了精

神，第一句话是“依来啦”！第二句必是“最近到啥地方唱唱？”师徒相见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坐下就侃沪剧，唱沪剧。

近年，老先生身体大不如前，患有多种疾病。平时，老先生去医院看病，他所用的一只常用药按规定一次只能配50元的“配额”，他戏说这是“少量多餐”。有一次，他去一家大医院诊治，听说住院一天的治疗费就要4000元，老先生别转头就走。好在，现在有太太做他的“经济后盾”，老先生的治疗费有许多是太太为他出的。老先生说起这些，感激中不免有些愧疚。

去年，在老先生的寿宴上，安徽保姆曾对我说：“老先生是为沪剧而生的。李白是酒中的神仙，老先生是沪剧的神仙。”信哉斯言。

“妈，这倒是你不好，那天人家自报了名字，你可以先打招呼啊，人家又不知道是你。”我辈点头称是。“怎么不知道？早上7点多，睡在你爸边上，不是我，还有谁啊？”祖母的思路很清晰。

“你们别闹了，都是以前的事了”，祖父见事态不妙，赶忙发话，然后又把两人“前面的故事”“交代”了一番。“这些在当年我的人党报告里面也都写过的。”祖父突然郑重其事地补了这么一句。

满座乐得不行。叔叔忙说：“爸，你别急，你身体不好，要戒兴奋和紧张激动。”

“他现在是到外面兴奋，在家紧张啊。”不知谁精辟地来了一句。“那也没有”，祖父摇头，“当年我和你们妈结婚后，有一次她来家里，还看到我把她的一张相片压在书桌玻璃下，当场就怪我结了婚为什么还要这么摆，说完就把照片撕得粉碎了”。祖父说起这些，神情有些怅然，仿佛往事在目。

“她撕什么，要撕也应该是我撕！”祖母嚷道。“阿娘，你吃什么醋啊。你该骄傲啊，因为你是胜利者！”我安慰道。

“其实你们妈吃醋也是应该的”，祖父挽住了祖母的肩对满座说，“爱得越深，才越会吃醋。”

于是乎，整个房间又是一阵笑声。我们承认这是句真理，可从祖父这个皓首老者嘴里说出来，却还是让人忍俊不禁。

散席的时候，祖母偷偷地说，她是存心逗祖父的，我等笑而置之——谁知道真假呢。

有人说夫妻处久了，爱情会转化为亲情。可祖父祖母的故事却教育了我们：真正的爱情永远都是爱情，虽然可能有时它泛起的仅仅是一坛老陈醋，却也透着酸酸的幸福。

沪剧表演艺术家王盘声是我的恩师，今年他已87岁，退休多年了。他不再登上舞台唱戏，然而，他仍然钟爱他的沪剧艺术，他选择了在家里唱戏。

每天睡前和翌日醒来，老先生都要舒展喉咙吟唱许久，并美其名曰：“床唱”。两年前，老先生请了一位安徽籍的保姆帮助料理生活。保姆初来时，听老先生在床上“咿咿呀呀”的，觉得奇怪。后来她明白了，老先生唱了一辈子的沪剧，有瘾啊！有一天深夜，保姆一觉醒来，在被窝里依稀听到老先生卧房里传出沪剧曲调，赶忙起身询问老先生为何不睡？是不是有何不适？老先生说，明天要去社区演出，要背一背唱词。

老先生的“床唱”虽然是“老调重

王盘声在家唱戏

弹”，但亦有功焉。一些失传的前辈艺人的经典唱段，就是经过老先生凭记忆回想的“床唱”，重新记录、整理出来的。比如《十八押》“床唱”的数字相乘，要一口气从个位唱到亿位。没有超强的记忆，没有伶俐口齿休想唱出来。老先生将《十八押》“床唱”出来，自己欣喜异常，便要他的弟子学练。但至今无弟子敢唱，足见此曲深奥也。

老先生在家唱戏，除“床唱”外，还有“酒唱”，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唱。老先生在家喝酒，一小杯酒足是要喝两个小时，边酌边唱，还用筷子击盘当鼓板。老先生喝酒时从不从碗

里来菜，都是他的78岁的美国籍太太将菜夹到先生的菜碟中。老先生是把沪剧曲调当下酒菜了。

老先生在家唱戏太投入了，痴迷到太太对他讲话他常常答非所问。愠怒的太太只得反复讲几遍，先生才豁然“醒”来。有一次老先生近距离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沪剧，还拿着一个袖珍小本记着什么。看了很久，也记了很久，太太调侃他了：“依不要一步跨进电视机里去哟。”老先生竟还下意识地回头“噢”了一声。原来，老先生在记录青年演员演出的得失之处，一个细微表情或一